

【有感于思】 閻晶明 中國作協副主編

“上風和棋”的启示

看到“五羊杯”象棋赛在广州热烈开启，我又想到自己的一次象棋经历。一次巧合的机会，结识了一位中国象棋特级大师。在象棋这个领域里，我们之间的距离那是十万八千里也不止。但这不影响我们探讨相关话题，甚至“手谈”一局。于是，第一次来了一盘四人象棋赛，即两两做队友。我有幸成为大师队友。

四人下棋成对局走棋，有点像乒乓球比赛里的双打，走棋选手是固定的，而不可以像网球比赛里的双打一样，一个选手可以反复出招。最重要的规则就是“观棋不语”，否则我方水平就属于大师而我只是个动手的“傀儡”了。

且说棋局开始，直到终局都难有精彩之处，因为是四个人走棋，就像一道菜由四个厨师掌勺一样，根本判断不了水平和特色。加之对方因恐惧大师“重拳”，所以只要不亏，见子就兑，而我的水平也只能中规中矩，为这样的局面提供了便利。棋怕十六吃，纵是特级大师，子力小到无法进攻，何以谈胜负？最终，这场四人快棋以和棋告终。皆大欢喜又略有一点无趣。一乐罢了。

席间谈论此局，我方似无话可说，对方则以能与大师下成和棋而喜不自禁。但大师却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虽是和棋，但我方所得的是“上风和棋”。有此总结，境界全出。可不是，虽然结果是和棋，但比赛过程中，强弱走势并非都是各占50%。对方不断地以

各种方式求和、保和，力量并不均等，心理诉求决定了结局。“上风和棋”真是棋中妙解，可以参透出许多人生道理。于是大家进一步总结，和棋的确未必是势均力敌的结果，“上风和棋”意味着一方虽然接受和棋结果，但姿态、心理占优，而且优势明显；另一方却从一开始就在努力求和。“求和”心态固然聪明，但姿态其实并不足道。

我一直以为，和棋是象棋比赛里较为无趣的一种结果，因为胜负一旦被双方均分，悬念好像也就失去了魅力。当然，平局的有无并不是一项运动魅力大小的决定因素。足球比赛在很多情形下不要求一定分出胜负，但魅力却依然丝毫不减。因为面对平局，一定是方窃喜如胜，一方若有所失。这本身也是我们欣赏体育比赛时重要的心理体验。

象棋比赛属于智力运动，如果分出胜负，观赏性似乎就会受影响。然而，有了“上风和棋”一说，我以为事情就大不相同了。毕竟明眼人是可以从棋中看出不同的。这才叫内行看门道。只可惜，比规则都是简单划定的，不可能让“上风和棋”方得到哪怕0.1分。如果那样，也会导致谁为上风的争论，甚至引发结果是否公平等问题。

人生世事，不可能总是赢家，能保持和棋状态也是很好的了，而且在和棋中还有“上风和棋”可以追求。这就是人生的意味吧，也是生活的乐趣所在。

● 随手拍
随手拍专用邮箱：
ycwbwyb@163.com

一样幸福

□ 图文 高桃芝



近日，一对95后青年结婚，他们用13辆电动车组成的车队在乡村走了5.9公里娶亲路，完成了他们此生最浪漫的事。虽然没有豪华车队，但两位新人的脸上挂满了幸福的笑容！

【有一说一】 廖俊平 广州学者

ChatGPT确有缺陷

上周的专栏文章提到我猜测ChatGPT给出不靠谱回答的两种可能，一是中文语言处理能力不足，二是以高度的幽默来对付胡编乱造的问题。但我接着再试了一下，又把我自己的这两种假设都否定了。

我用英文提问：“What did Caddy and Versh do when they caught that great fish?”(Caddy和Versh在抓到那条大鱼之后做了什么?)

英文提问，不存在中文语言处理能力不足的问题。再看回答，答案出来得比中文对话时要快多了，回答的第一句是：“‘Caddy and Versh’ and ‘that great fish’ is a reference to a short story by Ernest Hemingway called ‘The Old Man and the Sea.’”首先应该判断它是在努力认真回答，因为如

果把“Caddy and Versh”去掉，整句话是完全正确的。尤其是：“that great fish”虽说是从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原样拷贝下来的文字，但这个表述并非十分特别，别的书里也完全有可能出现，可它能辨认出并且认定这就是《老人与海》里面的文字。不过它为啥就不能认出“Caddy and Versh”呢？Caddy和Versh是另一位诺贝尔得主福克纳的小说《喧哗与骚动》里的主要人物，我之所以同时用了两个名字，是因为这样两个名字同时再出现在另外作品里面的概率是很小的，哪怕在百度搜索Caddy and Versh，结果都会跟《喧哗与骚动》联系起来(在谷歌搜索当然也是这样)。

为了进一步辨别，我又问了一个不那么“胡扯”的问题：“Why did Caddy play with Versh?”(Caddy为什么要跟Versh一起玩要?)

在《喧哗与骚动》里有不少Caddy和Versh一起玩耍的场景，这个问题应该比较好回答，可出乎意料，它似乎陷在前面对话的场景中了，回答说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里面没有提到“Caddy and Versh”(这也就是对刚才回答错误的修正?)

我看看能不能帮它跳出这个陷阱，再问：“Do you know anything about Caddy and Versh?”(关于Caddy和Versh，你知道些什么?)，这绝对是送分题了，可它认真地回答(译成中文)：Caddy和Versh这两个词并不常见，可能是某本书或者某个电影里的人物，如果你能提供更多相关场景，我或许能解答你的问题。

结论：ChatGPT掌握的知识的确实很不够。

【拒绝流行】 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

校园开放程度

社会渐渐朝着三年前的常态在恢复，大学也是，亲近校园让人充满期待。随着疫情形势的变化，一些封闭许久的高校陆续打开大门，向外界“有序开放”。据媒体报道，近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宣布恢复校友出入校权限，部分高校还允许家长和校外人员申请入校。这种“有序开放”的渐进谨慎可以理解，毕竟大学人员高度集中，大学无小事，维护教学秩序对安全和安静有较高的要求，须在试探中恢复。

不少人在讨论“大学校园应不应该开放”的问题，这其实是一个无须讨论的伪问题，校园开放早已成为共识和常态，开放是必然的。对于长时段的社会常态，疫情只是过客，它带来的隔离只是“例外状态”，这种“例外状态”应随着疫情的结束而结束，回到大学应有的开放。对于大学生来说，他们对开放的需求是刚性的，社交、实践、外卖、旅游、找工作、互享优质课程资源，等等，三年疫情中那些被隔离所压抑的“非必要”需要得到自由舒展。老师的生活、科研、交流，大学与社会的合作，公众对亲近大学的需求，这些需要都很刚性。大学精神里本身就自带着开放的基因，它的安静，不是与世隔绝、拒外人于围墙之外的安静，而是开放中冷板凳上静心做学问的安静。

不过我更觉得，对于大学校园的开放，不只是大学管理者的问题，也与公众态度有关。大学与公众，就像邻里关系，大学校园的门怎么开，开多大，开到什么程度，取决于大学与公众的信任度和友好程度。大学的开放程度，是大学和作为“邻里”的公众协商式开放的产物。

比如发达国家那些开放程度比较高的大学校园，往往都跟所在地区和社区有着非常好的融和程度，大学在社区里，社区在大学里，有着很亲近友好的邻里关系。大学跟所在的社区一样古老，社区因大学而出名，居民到大学跑步，到图书馆看书，带孩子散步，甚至坐到教室后排旁听课程，保持着对大学教学秩序的充分敬畏，绝不会干扰教学环境。人们走在校园里不会大声喧哗，不会当成景点那样去“消费”，商业化也有意识地与校园保持距离。一个地方治安状况越好，居民文明程度越高，大学也更愿意开放自身的资源，与社区互相成就。

这就是我说的“大学和公众的友好度”，校园开放不只是大学的事，也是公众所要努力的事，表现出对大学校园的友好：尊重大学作为教学单位的安静，维护其科研秩序，不能用商业化和娱乐化干扰、消费大学校园。大学是一个社会的学术和思想高地，安静地走近，安静地路过，安静地凝视，安静地听课，带着对知识的敬畏。在这种公众友好度下，大学校园也才会表现出更大的开放。

【昙花的话】 尤今 新加坡作家

听话的蟒蛇

槟城有一座上百年的蛇庙，盘踞着不计其数的青蛇，它们静卧于神龛、香案、烛台、梁柱上，缠绕于庭院大小树木的枝丫上，不避人，也不伤人。

许多游客不远千里而来，青蛇固然具有一定的魅力，然而，真正吸引大家的，却是那条大蟒蛇——大家都想亲眼看看，人与蟒蛇究竟是如何长期和谐相处的。

来到蛇庙，果然看到展示在大厅透明玻璃柜里那条金色的大蟒蛇，两米来长。有游客想与蛇拍照，看守员把蟒蛇从柜里取出，那机械化的手势，就好像他拿的是一件没有生命的物品。

蟒蛇巨大，游客心怦怦，连退几步，看守员云淡风轻地说

道：“别担心，他是不伤人的。”我好奇地问道：“你们喂它吃什么呢？”他答：“活鼠。”后边的大笼子里，正关着无数生蹦活跳的老鼠。这蛇，每天吃饱了睡，睡饱了吃，坐享其成，浑浑噩噩地活着。

游客将那条言听计从的大蟒蛇好像柔软的丝巾一样挂在脖子上，盘在头顶上，恣意拍照。拍完了，付钱；蟒蛇在这一刻，显出了它的“商业价值”。

我觉得自己真是蠢，居然千里迢迢地前来看一条“塑料蛇”。任何动物，如果失去了野外觅食的能力，那就彻底失去了自己的本色和本质，是人类的“玩具”，更可悲的，沦为人类赚钱的工具。

蛇蝎，我是永远不会再来了。

【不知不觉】 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待我成尘时

2月7日上午，作家鲁敏发给我一篇文章，说是福克纳的译者、著名翻译家李文俊先生的儿媳写的怀念文章，问我能不能在《收获》公众号里推送。标题是《独留明月照江南——怀念我的李文俊老爸爸》，作者马小起，一个陌生的名字，我打开文档，一读竟然沉浸其中，竟至潸然。待拿到一系列照片，包括先生92岁大寿，2023年他度过的最后一个除夕……我在当晚就推送了公众号。第二天，无数的朋友在微信里告诉我，他们感动于这篇自然真挚的文字，复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说，里面一张照片，李文俊先生与夫人各拿着一本书，竟然都是他的书：《九个人》与《沈从文的后半生》。很快的，这篇文章的打开，就超过了20万……

虽然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朋友圈充满了告别的消息，但李文俊先生2023年1月27日辞别人世，还是掀起巨大的波澜，他翻译的福克纳的作品，曾经在许多写作者的青

涩岁月里成为他们滋养灵魂的启蒙老师，他的翻译文笔，也成为摹写的语调与色温……1997年，一个出版社为李文俊、高莽、余中先等几位翻译家出版了散文集，当时我业余主持上海东广的文化节目，曾经访问过翻译家。李文俊先生亲笔签名的《纵浪大化集》，至今仍在我我的书架上，那是我跟他距离最近的一次？书的扉页上有儿子画的李文俊先生的画像，有高莽先生的如花妙笔……除了那本小书里叙述的往事，除了读了又读的译作，我对李文俊先生是不了解的，他隐藏在他翻译的那些作品背后。而马小起的这篇文章，记录了她在自己人生的至暗时刻，第一次走进他们家，老两口将一个祖传的戒指交付到她手上的情景：“我傻傻地望着他们仨因为我的到来而满心欢喜的样子和这间东西齐备的大通间老房子。昏暗灯光下旧式老家具，书架上整齐的书箱，无处不在的奇形怪状的瓶瓶罐罐……我仿佛一下子回到百年前的空间，陈

旧沧桑，却弥漫着经年的纯真气息。忽然暗中悲从中来，两位先生再也不是我仰望的星月，只是两位托孤的老人。”

马小起记录下李文俊先生晚年的点点滴滴，自然坦诚，跟随着自己的心灵和精神触角的自由抒发，那些或沉重哀伤，或戏谑甜蜜的众多场景，那些对话与“人生采访”里，那些历历在目的段落和瞬间里，有着巨大的情感蕴含，不是评判，是从自身出发的体会，投射，记录……所有这一切，似乎接通了我们理解一个伟大心灵的秘密通道。

就像《纵浪大化集》书名一样，他早已经明悟生死，马小起写道：“我举着酒杯说：‘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他端起酒杯与我碰了一下，悠悠地说：‘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文章描述他的最后时刻，平静地在家中与亲人们离别的情景，令人动容。他说过，书是他一生最好的行李。

【如是我闻】 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一期一会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的严绍澍教授去世了，回顾找我要一些严老师的照片，本来觉得应当有很多，其实并没有那么多。我2004年回国后，在北外的汉学中心工作，基本上我们举办的所有会议，严老师都会参与。有一年我们要在香港成立国际中国文化研究会，一起在香港待了很多天。后来他做了这个学会的会长，我是秘书长，所以常常在一起开理事会议。没有想到的是，有关严老师的照片我并没有专门建立一个文件夹。很多的事情，在经历的过程中不会珍惜，但后来想起，会有痛

惜之感。这两年我因为研究牧溪《六柿图》，也接触到了日本茶道，特别是“床之间”作为茶挂的各种绘画和书法作品。日本人会将这种茶会说成是“一期一会”的难得相见的机会，因此宾主须各尽其诚意。尽管这样的说法让人有些凄凉的感觉，但之后想想，很多事情的确是一生一次的机会，当下的时光不会再来，须珍重之。如果人生从来没有经历过苦难的话，很难会珍惜生命中的小快乐；如果没有经受足够的损失，也不会珍惜当下所拥有的一切。

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

锻炼身体

早睡早起 规律作息
加强锻炼 身心健康

